

## 海外视野

## 总统大选深刻影响美国高校(下)

■郭英剑

## 校长发声,呼吁坚守大学使命

在美国,一旦有重大事情出现,大学校长都要站出来,告诉师生员工校方的态度以及可能出台的对策。这次也不例外。在选举结果出来后的一周内,几乎所有高校校长都发出公开信。这些公开信一般都不长,虽言辞不同,但很有共性。

首先,在这些公开信中,他们几乎全都承认这次选举对一些反对特朗普的人来说是令人沮丧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虽然校长们的话语不多,感情也并不外露,但人们大都可以从其字里行间读到或者感受到他们的那份失望与失落。

其次,除了一些主要服务于少数族裔,即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黑人学生)占绝大多数的高校领导人外,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名校的校长在公开信中,全都没有公开提特朗普的名字。

再次,虽然公开信并未表达公开的政治主张与政治信息,但大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特朗普当选后出现的一些威胁国家和人类价值观的事件的强烈关注与公开谴责。

最后,公开信大都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团结,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坚守大学的使命,强调对差异性和多元化群体的尊重和包容。并且承诺要为师生提供一个更加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

## 师生上书,要求所在高校成为“避难之所”

因为特朗普曾经在竞选中发誓,一旦当选将把那些非法人员驱逐出境。而且,他还表示要废止“延迟递解项目”(DACA)。此举一旦实施,将会殃及众多高校师生。

为此,高校师生在抗议之余,纷纷要求所在学校采取措施,保护那些无证的师生,其要求之一就是所在高校申请成为“避难校园”。在从11月8日以来的校园系列抗议乃至示威活动中,这一抗议活动持续时间最长,所涉及到的高校也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美国高校都毫无例外地站出来表达心声。

布朗大学的教师大概是最早公开提出该要求的。在11月14日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布朗大学的教师提出,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布朗大学校方的允许,布朗大学所在地的普罗维登斯警方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是不能进入校园的。既然很多学生、教工及其家庭会受到这一问题的直接影响,我们再次敦促校方立刻采取措施,尽快使学校成为避难校园。

11月17日,斯坦福大学数百位师生员工向校长与教务长发出公开信,同样要求斯坦福立刻采取行动使学校成为避难之地。耶鲁大学约上千位学生与校友也发出了类似的公开信。

11月21日,哈佛校报也发表了一封有350多位教师联署的公开信,要求校方采取措施保护师生,包括谴责仇恨言论、具体回应学生“保护无证学生”的请求、宣布学校为“避难之所”,重申现行政策与资助政策,拒绝透露学生的身份以保护学生的隐私,并明确表示“哈佛大学将动用各种法律与可行的手段,以在未来几个月乃至未来数年内保护哈佛的所有人员”。在这些签名的教师中,人们可以看到诸如著名美国黑人文化名人与领袖人物,哈佛校聘教授小路易·盖茨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也走上街头,呼吁校方宣布校园为避难之所。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宣言中称,“对于特朗普所煽动的仇恨与暴力,普林斯顿必须明确其对立立场。”

其中,卫斯理安大学是少有的宣布该校为“避难校园”的大学。在学生的强烈吁请之下,该校校长罗尔斯宣布该校将成为“避难之所”,不会采取任何形式去主动协助联邦政府递解那些仅因为移民身份的师生。

之所以如此之多的高校师生在呼吁,但仅有几所高校宣布成为避难之所,原因在于大学可能并无权力这样去做,即使宣布了,可能也无法抗拒联邦政府的强力进入。正如布朗大学副校长克利夫顿在一份声明中所说,在咨询了法律顾问后,他们了解到私立高校没有办法运用的法律条款去阻止军警人员或移民局官员进入校园。但克利夫顿紧接着补充到,布朗大学非常严肃地对待支持无证学生所作出的承诺,也将继续为这些学生提供帮助,即便未来新的政府政策有变,也将一如既往地为他们提供法律与各种帮助。

**百所高校校长推出联名公开信**

11月18日,超过100所美国高校校长联署签名了一封公开信,敦促特朗普在对骚扰、仇恨和暴力问题上展示更为明确的立场。公开信希望特朗普能够强烈谴责骚扰、仇恨和暴力行为,并以实际行动来防止它们的发生,因为这些事情正在全国蔓延,有些还是以当选总统的名义,这让校园内外、四处各地的人都感到恐惧。

带头组织此次活动的是本宁顿学院的校长希尔薇。在接受采访时她表示,此次大部分的联

**尴尬而又倔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其实,尴尬的不只是哈佛。

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一所高校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这就是特朗普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是美国常青藤名校之一,虽然已经产生了28位诺贝尔奖得主,但迄今还没有产生过总统。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他将成为宾大历史上唯一当上了美国总统的毕业生。

**域外传真**

## 课时不等于教学质量

■卡米尔·豪森

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时候课时已经成为教学质量的代名词。但课时和教学质量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有些学生最满意课程的课时反而是最少的,比如哲学、神学和宗教研究。所以,当评定一个课程的质量时,我们应该以课时为标准吗?如果课时越多不意味着越好,大学又如何决定适当的课时?

不同的科目,特别是在以上课为主和以研究为主的科目中,工作量有很大的区别。比如相较于学临床医学或牙医的学生,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每周只有几个课时。

这也就是说,由于班级规模和教学差异巨大,并非所有课程的课时都一样。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价值的判断是很困难的。一项由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资助的研究发现,如果较多的课时仅仅意味着更多大型讲座的话,学生宁愿不要长课时。

事实上,当被问及学生在选择一门课程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时,绝大部分的学生回答是看这门课程是否由一位合格且训练有素的教师讲授。专注于测量课时只会让课程的数量(而不是质量)越来越多,课外活动、工作经验的重要性也会随之降低。

由英国大学联盟主导的年度英国学生学习经验调查(HEPI—HEA)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即简单地将更多课时分配给学生将不会为学生带来任何好处。

考虑到各学科之间课时的巨大差异,我们很清楚没有单一的质量评定度量。教育机构应当个

特朗普1968年毕业于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但特朗普只在宾大学习了两年,他1964年8月进入位于纽约市的福坦莫大学,两年后转入宾大,1968年5月毕业。

特朗普对于自己的这一学习经历感到很骄傲。在他的竞选过程中,他曾多次提到并直言:“我爱宾大。”不仅如此,他家里有多都是宾大的校友。他的小女儿提芬妮·特朗普2016年5月刚刚从宾大毕业,获得社会学与城市研究双学位。

然而,就像在其他高校一样,特朗普并不受宾大人以及沃顿商学院人的待见。早在他竞选期间,当他不断提到自己是宾大毕业生时,就因为他所发表的那些过激的言论而令母校的师生感到极为不安与愤怒。当竞选正在如火如荼中进行、离共和党全国大会还有一周的时间,7月8日,有人在网络上贴出了公开信,告诫他:你并不代表我们!写信的正是宾大商学院的380多名师生及其家属。而在9月份的民调显示中,大多数的宾大共和党人都不支持特朗普。

在特朗普成为当选总统后,宾大校方也在第一时间安抚学生,并印刷了小册子,为可能受到伤害的学生提供帮助。大选结果宣布后不久,校园中出现了种族歧视和在网络上攻击黑人学生的事件时,宾大校方也在第一时间对此予以谴责,宾大警方也迅速介入屏蔽了相关信息,同时提高了校园的安全指数。

但总体来看,在特朗普竞选阶段,宾大的校方一直未对自己的毕业生候选人发表任何官方的看法。在特朗普当选后,媒体报道沃顿商学院告知其教授不要对媒体就特朗普发表意见。宾大的官方沉默或许也令人理解。一来,这位总统毕竟是自己的毕业生,可以批评其观点,但可能无法像其他高校那样直接点名道姓。二来,特朗普的小女儿一直在读且刚刚毕业,不直接批评或许是照顾这对父女新老毕业生的情绪吧。

11月9日在竞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宾大古特曼校长在公开声明中说:“此次总统竞选是美国历史上令人最痛苦、最分裂和最受伤害的竞选之一。无论谁赢得大选,成百万上千万人都会因选举结果而深感困扰。现在美国人民已经投票了,那么,尊重这一结果是我们的义务……我也希望我们在宾大所坚持的那份理想——包容、公民参与以及建设性的对话——将会指导我们国家未来的新政府,而他们也一定会努力工作为个人和所有组织创造机会、平等与发展,而正是机会、平等与发展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多元图景。”

**特朗普当选,乃美国悲剧?**

在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就有评论者以“美国的悲剧”为题发表文章。但实际上,除了在竞选过程中所发出的那些“狠话”之外,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并未出台,也并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指向。但即便如此,他的上台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可见的。他所改变的是大学文化乃至大学生生态,这是高校师生所最为担忧的。特朗普竞选演说的口号是,他将“使美国再度伟大”,但能否使高等教育再度辉煌,则有待观察。

以笔者之见,美国高校中的大多数人对特朗普的看法可能过于悲观了。其实,像这样不像总统样子的人登上总统宝座时,人们一片哀鸣的现象并非没有出现过。据报道,像演员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之低,大概可以与今天人们对待特朗普的态度相提并论。但里根后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或许,人们真的应该像希拉里·克林顿在败选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应该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给特朗普一个领导美国人民的机会。

未来,人们也许悲观,但依旧需要拭目以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个性化地定制课时以满足学生的独特需求,而不适合采用“一刀切”的模式。

除此之外,如果学生申请人有了解课时的权利,他们也必然应当知道学校为本科生提供了什么活动,以及大学如何支持选择参加活动的学生,其中一些在UKES数据中进行了探索,但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

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HEFCE)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试点项目,将探索衡量学生进步的不同方式以及制度条件的类型,这将有助于支持学生的成功。这些项目仍在进行中,但已经强调了在评估不同科目和大学的质量时需使用各种度量标准,而不仅仅是课时。

(作者系伦敦国王学院高等教育系高级讲师,田思敏翻译)



图片来源:www.guanjing.com

## 高教视点

尽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但比起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在交叉科学领域的发展势头要稍逊一筹。

为此,哈佛大学已开展了改革试验,以期打造一个更开放、更有活力的合作研究社区,并希望能推翻传统的学院和系所结构。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表示:“科学的变化是具有戏剧性的,这些试验对我们发展科学事业是至为关键的,它促使我们挣脱原有体制的囚牢。”

哈佛大学有足够的资源去完成这一挑战。该校的20个附属医院和研究机构每年能争取到20亿美元的研究基金,拥有高达350亿美元的捐赠,以及超过80公顷的土地。

但对于一直处于领跑位置的哈佛来说,从内部作出改变是很难的。哈佛的校园内部长期独立自治,每一个学院都有它自己的领导者、行政结构、筹款途径和院系文化。有时候,来自不同学院的招聘委员会为同一个应聘的人才争得不可开交。哈佛某学院院长表示:“我们的校长、财务长和院长的权力很小,权力并不集中在中央,而是下放到具体操作的部门。如何平衡中央指导方针和院系部门决策是值得深思的。”

**无学科的试验田——  
奥尔斯顿计划**

劳伦斯·萨默斯曾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在任期中,萨默斯一直朝着提高高校中央权利的战略而努力。为此,他提拔了史提夫·海曼为教务长。海曼则设想将奥尔斯顿校区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基地。在奥尔斯顿,院系之间的壁垒不再分明,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同一屋檐下进行学术探讨,开展学术研究。关于跨学科的种种设想,都将在奥尔斯顿得到试验的机会。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于是哈佛准备起草一个宏大的计划来争取更多的筹款。发言人约翰·郎伯瑞克解释道,之所以要额外筹集资金,是因为已有83%基金已被捐赠者规定了用途,例如本科生经济援助、图书馆扩建馆藏等等。对于奥尔斯顿计划来说,学校现有的资金是不足以完成的。

一些评论家担忧奥尔斯顿计划制定得过于仓促,还有许多细节仍待商榷。一些人则质疑是否有必要如此着急地扩建奥尔斯顿。另一些人则认为跨学科基地的建立和筹款太过于武断,需要更透明的行政结构和咨询。

科学家们一开始对于萨默斯的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纷纷成立新的研究项目,举办相关的座谈会,招聘研究生、博士后和其他职员,发表相关的论文。但随着萨默斯的离开,资金筹集停滞不前,而行政班子换届,这股势头受到了遏制。一部分人没有获得原先申请的基金资助,以致研究项目难以继续。

哈佛的试验既关乎领导阶层也关乎科学。萨默斯推进了试验,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我们想要做的不仅仅是为某一专业的研究提供环境,更应是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联系。”某学者如此说道。

未来数年,哈佛在扩大和重新分配科学资源时将会遇到许多问题。大学需要为跨学科研究成立相应的机构,以便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并方便参与其间的研究人员开展交流。作为一名跨学科的研究者,则需要适应新的招聘机制和晋升标准,并得做好与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科学家共事的准备。

**打破院系制的束缚**

传统的院系制对学科交叉是一大障碍。院系文化会催生出强烈的专业认同,而这可能会造成对其他领域的偏见。因此,如何打破原有院系的束缚,让来自不同院系的科学家围坐于同一圆桌迸发出思维的火花,是当下亟待解决的。

哈佛在不同院系的界线上已作出了尝试。如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它们在哈佛里并不是那么格格不入、无法交融。对于跨学科的研究,应该给予激励。在一些终身职位的评选中,来自其他领域专家的推荐信与本专业的专家具有同等的效力。而在哈佛医学院,甚至明文规定来自其他领域的合作研究者的信在晋升考核中也会被考虑。

**给跨学科研究设置风险投资基金**

学科发展的另一大障碍是如何进行基金资助。对于一个新颖的跨学科研究,对资助的要求不仅只是体现在资金充裕,更加看重资金到位的及时性。毕竟,当基金资助总是杳无音讯时,你又怎能怪罪于跨学科的合作者放弃这项研究而投身到其他项目呢?相对于传统的学科研究,跨学科项目更具风险性,并且它们往往不在政府基金资助明文划分的条目里,因而难以获得政府基金的资助,它只能寻求大学里的科研经费拨款,或者是来自私人的资助。

“风险投资家”是哈佛科学与工程委员会所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该委员会为跨学科研究成立了相应的种子基金,每年有75000美元的资助金额。同时,它还为第一批跨学科研究生的基金资助划拨了7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

(作者系浙江大学副教授)

学科交叉,我们能做些什么

李江